

【有所思】

## 山花依然烂漫

□雪樱

87岁的韩美林先生回到家乡济南举办艺术展,我为之心动,找了个周末去参观。

从济南皇亲巷走出去的韩美林,首次回家乡办展,裹挟着浓浓的乡愁。他在《前面是未知数》中回忆道:“小时,我家门口是一条石头路,听说路下以前都是泉水,可我没见过。我从小上学起,就踏在这条路上,直到十三岁我离家工作。这条路和我不可分割,我熟悉它,我经常想到它,想到每块石头,它们是什么形状,在哪个位置。”这条石头小路是他从事艺术创作的摇篮,也是他童年的坐标。当年,皇亲巷里有一个土地庙,放学后韩美林和小伙伴去玩,从洞里扒拉出来一些奇书,其中就有《六书分类》,一本专门解释古代钟鼎上文字的古书。他如获至宝,书中的图画让他看得入了迷。谁能想到,“文革”后他回济南治疗腿伤,之后去上海母亲那里疗养,在一家旧书店里再次邂逅《六书分类》。“我叫营业员拿给我,没等翻开就觉得浑身发冷发抖,跟着哭起来,然后是痛哭,哭个不停。”这是怎样的悲欣交集?又是怎样的艺术轮回?

观展是一种心灵的对话。本次展览位于济南市美术馆,共分四个单元,分别为“文之极”“物之灵”“人世间”“成于思”。午后,展厅里参观者络绎不绝,有耄耋老者,有年轻大学生,有稚气未脱的小学生,还有风尘仆仆的过路人,从银川参观完贺兰山下的美术馆,又来济南观此展览。在展厅里驻足、流连,一幅幅精美字画、一件件艺术品映入眼帘,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,又把人们引向沉思和安详之地。那些书法和绘画相结合的“天书”,或飘逸,或疏朗,或奔放,或唯美;以残荷茎叶为主题的作品《墨荷图》也是“天书”,极具东方韵味。我的目光掠过青铜佛面、佛像、佛手,残损不全的佛面似乎暗示一种宏愿。眼前的“永恒与瞬息”六尊佛像,分别采用青铜、汉白玉、阴沉木、钧瓷等制成,中间的木雕颇有年代感,用阴沉木制作而成,黄色的小蝴蝶点缀在佛像的肩膀处,形成强烈颜色对比,寓意再轻巧的生灵也能够带来美。而佛身的不完整传达出一种哲学理念,任何人或事物的存在都是有限的,但它们曾经带给人们的美享受是无限的。

韩美林在“韩美林大篷车”采风途中曾目睹很多佛像被破坏,便发愿要制作千尊佛以弥补历史的遗憾。“想到那些千佛山、千佛岛、千佛岭、千佛崖、千佛洞……都没有千佛,甚至连一尊佛也没有。作为这片黄土地主人之一的我,能不动心血吗?”他的这些心血,是带着体温的艺术品,也是跃动的中国心。

韩美林设计的奥运“福娃”、生肖邮票等家喻户晓,出自他之手的动物画作也同样引人注目。兔、猫、象、熊、牛、虎、龙、马、羊、猴、狗、猪以及骆驼、猫头鹰等,都活灵活现、别

具一格,从布局、线条到色彩,透露着用言语无法形容的灵性,墨韵生动,意蕴丰富,这无不得益于韩美林的细致观察和艺术积淀。“艺术让我哭,让我笑,让我癫狂,让我这个八十岁的人不知疲倦地每天写啊、画啊……我想,艺术一定不是让人受苦的!艺术是让人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世界的。”所谓“另一种眼光”,乃是超越世俗的视角,敏锐的、澄澈的、独到的,拥有人类共有的悲悯心,即爱。

展品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“母与子”系列绘画和雕塑。韩美林幼年丧父,母亲独自把他们兄弟三人抚养成人。动荡的年代,韩美林饱尝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与屈辱,六十年来他却始终把爱和美展示给人看,尤其是深怀对母亲的感恩之情,在作品中得到生动体现。站在“母与子”青铜雕塑面前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他的作品丝毫没有艰涩难懂之处,总能戳中心灵,氤氲出一种大的情怀。延续人体画和速写画的风格,他笔下的线条恍若施了魔法,好比大厨手中的面团,随心控制,不被任何东西束缚或限制。母亲的头发、腰身、双腿有意拉长,凸显女性的婀娜和柔美,同时缩小婴儿的比例,体现母爱的无私和博大。还有一幅纸本水墨设色《人体》,画上题有两行字:“记得小苹初见,两重心字罗衣,琵琶弦上说相思,当时明月在,曾照彩云归。乙酉年冬写晏几道句,海右人美林跃然纸上。”寥寥几句,美好的爱情跃然纸上。

2号展厅的留言墙“给美林的信”,是一道独特而温暖的风景。主办方精心制作小卡片,参观者现场提笔写下想对艺术大师说的话,然后贴在墙上,密密麻麻,好像密不透风的大树,家乡人的祝福好比片片树叶,脉脉含情。头戴棒球帽的大叔手握卡片站在一旁沉思,回味不尽的样子;年轻妈妈推着手推车逛展,车里的婴孩不哭不闹,好像也融入了这个艺术世界;身着制服的小保安神情专注,双手背在身后,旁若无人地低头凝视展品,好像从中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他与我们都是展览的一部分吧。

曾经,我对“天书”是怎样炼成的不得其解,阅读冯骥才写的韩美林口述史有所开悟。经历从“炼狱”到“天堂”,他的生命得以升华;很多时候不是他在创作,而是内心深处的坚韧和美好自然流淌出来,落纸成珠,幻化为美的礼物。用他的话说,创作不是“鸟下蛋”,而是“鱼甩子”。参观这些艺术作品后,我找到了韩美林的精神密码,“我每天都要进步”是创新秘籍,“还有两角钱也得潇潇洒洒”是人生哲学。1979年,韩美林首部画集《山花烂漫》出版。44年过去了,山花依然烂漫,艺术永不凋零。让我们记住他的话:“不论生活中有多少苦难,艺术家的职责永远不是诉苦,不是把苦难往外一倒了事。艺术家应该是这样的,帮助人的心灵上一个台阶,而不是拖着人往下走。”



□李晓

柳大哥是悟透了生死的人。他现在的口头禅就是,好好活在每一天。

柳大哥是我在城里认识的一个胸中有笔墨的人,他的职业是在老巷子里卖卤肉,还开了一间水果店。我去柳大哥店里买了几回卤肉,感觉味道还不错,站在店里与他闲聊了几次,就与他成了朋友。

柳大哥这些年给人家帮忙写了100多份悼词,他成了一个写悼词的专家。他写的第一份悼词,是给自己的母亲。那年,柳大哥才37岁。母亲是突发疾病去世的,丧事简朴,但柳大哥决定为母亲举行一个小小的追悼会。他首先问我:“兄弟,我母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把她的身世说给你,你帮忙写一份悼词,行不?”我当场答应了。

我回到家,满怀深情地写了一份1500字的悼词。我拿着悼词草稿匆匆赶到柳大哥那里,他看了,觉得不满意,说文字太华丽,没贴着他母亲写。于是,柳大哥决定自己动笔。

追悼会那天,我去了。柳大哥致悼词时,全场的人都哭了。悼词朴实真切,柳大哥追忆还原了和母亲相处的几个细节,一个字一个字都戳中了人们心底最柔软处。

自那以后,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,甚至一些单位有去世的人,都来找柳大哥写悼词。柳大哥没拒绝,他觉得这是一种托付和信任。

那年,柳大哥为一位街坊的老父亲写悼词。我陪他去了解那位老人的身世。老父亲的几个儿女讲述了父亲的一生,其中说到老父亲患了老年痴呆以后,喜欢把存折放在自己枕头下面。有一天,病重的老父亲回光返照恢复了记忆,他把儿女们叫到床前,一一交代了存折密码,并做了财产分配。3天后,老父亲驾鹤西去。柳大哥把这些细节都写到了悼词中。追悼会上,在场人听了悼词无不哽咽落泪。

5年前,柳大哥帮忙给另一位老人写了悼词。那户人家的儿女们一直在为财产分配问题吵吵闹闹。当听到柳大哥拟好的悼词后,儿女们不吵不闹了,他们被触动了心灵,旧时岁月的许多记忆涌上心头。那家的大儿子首先放弃了财产继承权,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患病的妹妹,他抱住柳大哥说:“还是你了解我父亲啊,谢谢你!”

每当写完一份悼词,柳大哥就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别人的人生。我发觉他这些年的面相越来越慈悲,特别是一双眼睛,柔和的目光清澈又深邃,仿佛一眼洞穿人世的很多秘密,也让内心的河床宽阔起来。

柳大哥写的悼词,差不多都是为芸芸众生里的市井小人物而写,他们平凡的一生,如蒲公英一般飘过尘世,没留下什么深刻的痕迹。但他们含辛茹苦,勤勤恳恳,一辈子埋头工作,养育子女,让一个家开枝散叶,也默默吞咽着自己的人生百味。当他们默默无闻地离开这辛劳人世,用悼词简单追忆他们的一生,是对一个生命的尊重,也是对生者的安慰。

前年秋天,我老家村子里的五保户吴大爷去世了,他一生未婚,87岁时还在耕地。村里干部说,村里的人准备给吴大爷筹办个简单的丧事,还要开一个追悼会。他们让我写悼词,我让柳大哥帮忙写,他同意了。我陪柳大哥回到村子里,陪他遍访乡邻,追溯吴大爷生前的点点滴滴,眼前浮现他在土地上劳作的佝偻身影。吴大爷追悼会那天,四面八方的村人都赶回了村子,他们站在村口那棵葛蒿树下,听村里干部致悼词,黑压压的人群中发出了抽泣声。吴大爷的离去,触痛了村人的心。平凡一生的吴大爷,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,被大家忽视的他其实是我们村子的守护神。送别吴大爷后,有人提议建一个微信群,村人都赞同。于是,在我们这个村里老年的微信群里,有神态优雅的豆娘在金黄稻子上悬空驻足或轻盈飞舞,有老烟窗在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升腾到云霄里去,有山坳上空浮起的一轮满月,也有山冈上高高树冠托举起的悠悠白云……在四方乡人的心里,乡愁一直没有停止流动。

柳大哥说,人真正的死去,不是肉体生命的消失,而是在我们的记忆里被彻底磨灭。

有一天,柳大哥突然想念自己的爷爷了,但搬家时遗落了老人生前留下的几张照片。他赶去巷子里画像的黄师傅店铺,按照自己的叙述,请黄师傅画一张爷爷的画像。几天后,他去店里取画像,面对画像,他一下惊呆了,嘴里喃喃出声:“太像了,太像了!”画像上,柳大哥的爷爷眉骨凸出,眼袋深垂,目光忧郁,胡须掩喉。如今,柳大哥爷爷的画像就悬挂在他家客厅里,画像下,摆放着他存放多年的几瓶老酒,爷爷生前就喜欢独自在家喝上几口酒。去年,柳大哥给爷爷补写了一份悼词,我读过。那天,我同柳大哥在他家里喝了酒,一同回忆起了我们的先人。我穿过昏黄街灯下的夜色阑珊回家,感觉空气里都流动着祖先们的气息。

柳大哥,我感谢有你这样一个朋友的存在,你用洗尽铅华的文字,为一个个远行的生命送行,用褪去浮华的眼睛,凝视与珍惜着这人间的日子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为生命送行的人

